

阿拉斯加

山野蠻人

又是四年一度的世界盃了，蠻人對足球比賽已經了無興趣，這次世界盃我照樣還是一場都沒看。讓蠻人渾身不自在的並不是這無聊的足球比賽，而是我這四年一篇讓人鬧心所謂的遊記。寫也糾結，才疏學淺、胸無點墨；不寫也糾結，畢竟已經堅持了十六年了。蠻人打上次臺灣之旅後，這過去四年去過了很多該去和不該去的地方，也經歷了很多耐人尋味的人和事，可是很多事情就像很多事情一樣，得講規矩，不讓說，不能說，不可說。佛說：『不可說，不生生不可說，生生亦不可說，生不生亦不可說，不生不生亦不可說，生亦不可說，不生亦不可說。』

這不可說、那不可說，那也只好瞎說了。

瞎三話四

這次出遊去美國佬的阿拉斯加州，竟然跟我八年前到俄毛子西伯利亞的行程一樣，得在咱天朝帝都的機場耗上老半天，再轉搭飛往北美的班機。說來也不奇怪，美、俄似乎相距甚遠，可西伯利亞和阿拉斯加也只是隔了一條窄窄的白令海峽。再說，阿拉斯加原本就是俄毛子的屬地，當年的北極熊該是伏特加喝多腦殘了吧，把一片近二百萬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以七百多萬美元的賤價拱手讓給山姆大叔。幾萬年前的印第安人也是經結了冰的白令陸橋源源不斷地從亞洲出走到美洲大陸去，阿拉斯加著名的土著愛斯基摩人便是印第安人的一個分支。蠻人第一次踏上美洲大陸時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距今三十多年了，當年蠻人還是個黃毛小子，熱血憤青，拎了個包，揣上五十大洋，便雄赳赳氣昂昂地從香港鐵馬橫空一路殺到華盛頓州的西雅圖。

四年時間似乎是個很有意思的自然周期，奧運會是四年一次，世界世界盃是四年一次，很多國家的總統選舉也是四年一次，四年的周期有足夠的時空讓世上發生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卻又不至於漫長到為人所遺忘。當今世界奇葩無邊，匪夷所思的奇人怪事比比皆是，甭說社會上時常發生讓人三觀盡毀的破事，就連許多國家的元首似乎也都開始離經叛道。小邦如新加坡旁的馬來西亞，行將就木的前首相馬哈迪，老當益壯，死魚翻身，把自己當年主政的執政黨活生生地拉下馬來，如今則以九十多歲的高齡又爽上一把，再次稱相，二度登基，為馬國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大國者如美利堅，泱泱霸主，不可一世，貌似特不靠譜的總統特蘭普，四處詭詐，劍拔弩張，弄得是很多人很不舒服，後果很嚴重。

就在蠻人漫遊阿拉斯加這段日子裏，特大總統竟然破天荒地勾搭上了幾代世仇三胖同志一起到新加坡的後花園閑庭散步，在眾目睽睽之下眉來眼去，儼然像一對忘年的好基友。特蘭普



上臺後一路來所用的招式看似荒誕不經，其實靠譜得很，且頗有美式足球或橄欖球的韻味：只進不退！雖時有虛虛實實，但一旦發現對方的薄弱環節和突破口時，便會集中全力窮追猛打，招招斃命。美式足球簡單粗暴，不給對手有喘氣的機會，自己本身也不拖泥帶水。這也許就是美式橄欖球的魅力所在，也是眾多美國佬為之瘋狂的個中原由。

蠻人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美式足球狂，自從熟悉了比賽規則之後便就欲罷不能，雖然離開美國二、三十年了，但到現在還長期隔空訂了美國一家網絡電視的服務，為的只是可以漏夜實時追蹤母校美洲豹隊每年的那幾場球賽。一般美國的高校也是用美式足球來凝聚他們的校友，一旦有重要賽事，各路校友便會從四面八方蜂擁而歸，碰上贏球，狂歡一番自不在話下，腦門一熱就慷慨解囊了。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大學願意花重金投資發展美式足球，在美國，大學的橄欖球賽受歡迎的程度超過職業籃球聯賽。

郵輪之旅

都說阿拉斯加郵輪的航線是世界上最好的，我這次借著去安克雷奇（Anchorage）開會的機會，特別提前與內人一起選擇從溫哥華坐郵輪西去阿拉斯加的惠蒂爾（Whittier）小鎮。蠻人似乎對郵輪情有獨鐘，貪戀船上豬一般的幸福生活，吃喝玩樂且與世隔絕。最讓我廢寢忘食的是船上的賭場，蠻人從小天性好賭，每逢賭場都必須赤膊上陣，也曾經發誓過要賭遍全世界。遺憾的是這個小目標現在是越來越難以實現了，現如今世界各地新建的賭場如雨後春筍、遍地開花，就連彈丸小國新加坡也不甘居人後，先後梅開二度連開兩家。



阿拉斯加郵輪

從溫哥華啟程到阿拉斯加的郵輪航線歷時七天，郵輪的規模和設施雖然不如現在亞洲航線上跑的許多巨無霸，艘艘噸位都超大，但阿拉斯加獨特的風光卻是亞洲航線難望項背的，眾多岸上活動更是讓人難以取舍。在海上狂奔兩天之後，我們的郵輪停靠的第一站是號稱世界鮭魚之都的凱奇坎（Ketchikan）小鎮。小鎮坐落在風景如畫的沿海山脈岸邊，周邊環繞著好幾條淡水航道，是釣魚抓蟹的好去處，也是探險者的天堂。凱奇坎擁有歷史悠久的傳統印第安圖騰，因其提供眾多刺激的釣魚項目和探險活動而備受成千上萬遊客的青睞。

我們在凱奇坎選擇參加了釣魚之旅，郵輪一大早就靠了岸，我們還在朦朦朧朧的睡夢中便被趕下了船。凱奇坎的夏季幾乎每天都要下雨，我們的釣魚之旅也不例外，天上烏雲密布，陰雨綿綿。我和內人被安排跟一對美國老夫婦一行四老共坐一艘摩托艇，當我們從頭到腳換上防水防風的全副裝備後，船長便帶領我們乘風破浪地出海去了。雖是大夏天，但凱奇坎的海上溫度也只有攝氏五、六度，冷風吹來，穿心刺骨。船長還特別安慰我們說，摩托艇上裝有衛星定位系統和衛星電話等設備，一旦發生不測，便可馬上聯系美國海岸警衛隊，保證我們不至於凍死在海上。



寒風刺骨的釣魚之旅

經驗豐富的船長帶著我們在茫茫的大海中四處飄蕩，尋找適合捕魚的僻靜地點，不時傳授一些釣魚的秘訣，所謂的秘訣其實也簡單得可以，不過就是讓魚鉤與海底石頭保持兩、三呎的距離，並不時地抖動魚竿，然後對著水面發呆等著魚兒上鉤。同樣期待著魚兒上鉤的還有一旁

大群的禿鷹，它們時而在空中盤旋，時而在林間穿梭。這裡的魚兒跟普通美國老百姓一樣，都單純得相當的可愛，在阿拉斯加釣魚不需要魚餌，也不需要太多的技巧，我們的船長給我們做示範時，不到幾秒便有一條紅石斑魚上鉤。

雖然蠻人小時候也時常在家鄉的灘塗中摸蝦捉蟹，但從沒真正抓到過一條活的魚，這次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釣到了活魚，竟然一口氣連中四元，而且是一條比一條大的紅石斑魚。最有趣的是當我將一條小紅斑放生時，一只禿鷹立馬從空而降，對著驚魂未定的小魚俯沖掠過，也許老鷹是一時心急，到嘴的美食竟然又逃脫了鷹爪，福大命大的小紅斑再次躲過一劫，一個打挺便潛沒在大海之中。



幸運的小魚



不幸的大魚

最後，船長帶著饑寒交迫的我們駛向一個寧靜的荒野營地，將我們的戰利品稍做處理後便放在劈啪作響的松火上烤了，再配以新鮮烘烤的蒜泥面包和香腸，以及熱騰騰的巧克力和咖啡，讓饑腸轆轤的小夥伴們美美地享受一番。素昧平生的釣客們圍著芬芳的松火堆旁，分享著各自釣魚的故事。



釣客們的故事

郵輪的第二個停靠站是朱諾（Juneau）市，朱諾是阿拉斯加州的州府，也是阿拉斯加州僅次於安克雷奇的第二大城市，地處阿拉斯加灣和加拿大的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之間，朱諾幅員極為遼闊，但人口只有三萬多人，擁有源遠流長的美洲原住民傳統和歷史，以及波瀾壯觀的自然景觀，特別是環繞它周圍的二十個大冰川尤為盛名。



阿拉斯加州府朱諾市

郵輪在朱諾停留時間不短，我們在朱諾這一站選擇的是搭乘水上飛機繞著峽谷俯瞰冰川，當飛機從市中心的碼頭緩緩升起，山谷中的門登霍爾冰川便撲面而來，緊接著映入眼簾的是阿拉斯加州的最大森林公園和層疊不窮的冰川山脈，其中包括地球上最厚的達沽冰川，從空中左右側望群峰疊巒，目不暇給，白雪皚皚，美到讓人窒息。



朱諾的冰山

朱諾市區三面環山，氣候溫暖，市區不大，就一條跟碼頭平行的大街，這裡的夏天遊客眾多，商業氣息濃厚。大街的兩旁處處都是印度商人開設的店鋪，店鋪外面站著許多從美國大陸各州來阿拉斯加打工的學生，碰上稍有興趣的遊客，便會使出渾身解數不遺余力地向他們兜售阿拉斯加天然金塊制成的各種各樣首飾和裝飾品。順便提一下，來自咱們中國的打工學生對自己的同胞那是格外的熱情，讓人猶如在他鄉遇到故知，非要你掏光腰包才善罷甘休。

郵輪的下一停靠站是美國和加拿大交界的史凱威（Skagway）鎮，史凱威小到可以在地圖上忽略不計，全鎮只有一千左右，要不是每年夏天來的郵輪停靠在這裡，史凱威或許早就不存在了。史凱威雖小，但小鎮的整體布局方方正正，基礎設施相當齊全，如銀行、超市、學校等，該有的都有。最忙乎的要算紀念品商店，家家都擠滿了腦殘的遊客。小鎮一百多年前曾經發生過一起離奇的搶銀行事件，劫匪無名無姓，不小心當場被自己手上的炸藥炸得血肉橫飛，事後銀行重新盤點財物，竟然多出了不少金子。因為搶的是一家加拿大銀行，當時轟動整個北美地區，史凱威也因此出了名。

史凱威鎮最有特色的旅遊項目就算是乘著窄軌的火車在崎嶇的山谷中穿行，越過險峻的山口到荒無人煙的加拿大育空（Yukon）領地。白色通道（White Pass Summit），也被稱為死馬步道，海拔八百多米，是穿越美國阿拉斯加州和加拿大育空領地邊界山脈的隘口，乃當年淘金

熱時期探礦者使用的主要通道。白色通道的冬天氣候惡劣，地勢險要，早期在通道上經常會有餓死或凍死的人和馬，故又被稱為死馬步道。現在的白色通道是史凱威最主要的旅遊景點，遊客可以坐上小火車貼著懸崖峭壁翻山越嶺，或是選擇跟著旅遊巴士夢回死馬步道，瞎聽司機胡編的段子，盡覽沿途的湖光山色。



史凱威的窄軌火車



死馬步道上的淘金者

接下來的行程主要是在茫茫大海中沿著阿拉斯加大陸的冰川雪山漫無邊際地駛向目的地惠蒂爾，潮起潮落，與世無爭。有個智者曾經說過，阿拉斯加大陸像一個不問世事的隱者，為這個浮躁的世界換上了別樣的景象。沿途的冰川湛藍晶瑩像瀑布一樣，一望無際的大海上不時



漂浮著從冰川剝落下來的浮冰，不計其數的海鷗在空中翩翩翱翔，積年不化的雪山峻嶺銀妝素裹，伴隨涓涓的清泉在一旁叮叮作響。

阿拉斯加的夏天沒有黑夜，當我們的郵輪停靠在惠蒂爾小鎮時已經是凌晨午夜，不明不暗的夜色給寧靜的小鎮增添了一層神秘的色彩，也給這讓人難以忘懷阿拉斯加的郵輪之旅畫上圓滿的句號。讓蠻人難忘的還有阿拉斯加廣袤的濕地，還有那天真無邪、無欲無求的愛斯基摩人。

美哉，阿拉斯加！



惠蒂爾小鎮的午夜



冰川



濕地



愛斯基摩人

後記

蠻人其實對南北美洲大陸都不陌生，足跡踏遍了北美的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大片土地，以及南美的巴西、阿根廷和智利。我第一次踏上美洲時是三十二年前的事了，我是 1986 年 3 月 1 日從香港起飛，但西北航空公司的航班抵達西雅圖時時光卻又倒流回 2 月 28 日。當時還是里根總統在掌管著美國，里根的「星球大戰」虛假計劃，一招斃命，把當年不可一世的超級大國蘇聯折磨得死去活來，以致於最後土崩瓦解一命嗚呼。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剛剛實行改革開放不久，政治相當開明，雖是十年浩劫之後百廢待舉，但社會官清民純，國勢蒸蒸日上

上，那時的流行語「紫陽高照、耀邦萬里」便是對當年舉國態勢的一個很好寫照。蠻人受益於中國改革開放，有幸成為當年留洋洪流中的一顆砂子。



貢薩格大學英文進修班（1986）

蠻人在美混了將近八年，雖然也曾經掃過地，洗過碗，但我大部分時間還只是在學校裏呆著，先後就讀於華盛頓州東部地區的貢薩格大學和華盛頓州立大學，最後一年則在紐約長島石溪的紐約州立大學任職。1993 年辭去紐約州立大學教職後遷居到新加坡至今也整整二十五個年頭了，沒想到即將要步入退休安享清福的我，兜了一圈，又要回到當年流浪的起點——香港，去討生活了。正應了弘一法師的一幅書畫：『一切能圓』。

人的一生，其實就是由那麼幾個關鍵的節點連接起來的一條「積分鏈」（確切地說是條離散系統的「差分鏈」），或長或短，因人而異，但皆始於生而終於亡。蓋人生一世，無時不在這差分鏈構成的動態系統和各種束縛的條件之下，優化著各自的動態目標函數，即所謂的人生追求：『有的積善，有的積惡，有的修身，有的聚財，有人建業，有人吞天下』。

大至天地萬物，細如芸芸眾生，究其宗者，在聖人老聃看來本質上也不過是一條短短的四階積分鏈：『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始於道、終於人。而主宰這條積分鏈的控制系統也頗為簡單，即老子所說的『道法自然』，一個全信息反饋的控制器。

所謂的『大道至簡』！

二〇一八年夏